

交、能源战略以及经济安全已显示出明显的脆弱性。

实际上,中东对中国的战略意义远不限于经济贸易领域。中东是各主要力量竞争的重要地区,牵动世界政治走向的各种逻辑线在这里高度集中,从而带来尖锐矛盾和持续纷争。不论是在冷战时期还是在冷战后,中东局势的发展都曾对中国所面临的战略压力起到了有效的纾解作用。苏东剧变后的海

湾战争是这样,小布什后的伊拉克战争也是如此。未来中东局势的发展变化仍将充满变数。邓小平说,“我们可以利用的矛盾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如何认识中东局势,更积极地发展与中东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是中国战略筹划必须关注的重大课题。○

北非剧变的几点冷思考

李永辉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2011年年初以来,北非、西亚地区局势持续动荡并在多国引发政治危机,突尼斯、埃及两国总统已经下台,利比亚陷入内战,也门、巴林、阿尔及利亚、伊朗等国也爆发了示威活动。这一前所未有的剧变震动了整个世界,引起了各国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

北非地区的动荡和变革是其各种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第一,该地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长期被边缘化,产业单一,市场机制不完善,经济改革和转型滞后,由此导致了经济发展的缓慢乃至停滞。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低迷则使该地区通货膨胀和失业率进一步攀升,成为诱发因素。第二,危机最严重的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的政权都是通过民族革命建立起来的,曾经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但是,这些政权在长期执政过程中逐渐发展为家族统治,专制腐败,脱离群众,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停滞不前,统治基础日益狭小。第三,少数特权阶层不仅垄断权力,而且大肆聚敛财富,导致中产阶级萎缩,贫富分化加剧。在这种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下,底层群众向上流动的渠道不畅,阶层矛盾和官民矛盾不断积累。第四,教派矛盾和教俗冲突错综复杂,并与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持续的紧张和混乱。第五,“推特”和“脸谱”等互联网新媒体提供了动员平台,使得那些原本分散的以青年人为主体的反抗力量有了相互沟通、大规模组织的方便手段。第六,以美国的“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为代表的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渗透和传播,以及西方国家在危机发

酵和发展过程不同程度的干预,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北非剧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重大而深远,且十分复杂。大致说来,其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北非、西亚地区的动荡和力量博弈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并导致地区力量重新洗牌和地区格局重组,进而对全球格局产生影响。虽然剧变的第一轮冲击波已经过去,危机向区外扩散的可能性不大,但剧变国家内部各派政治势力的博弈、对外政策的走向,仍有诸多不确定性。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大国的中东政策面临新的挑战。

第二,剧变对美国的影响同样非常复杂。一方面,剧变对美国掌控中东事务的能力、反恐战略及全球战略调整都将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许多相关分析似乎夸大了美国在危机应对方面的失误和剧变对美国的负面影响。笔者认为,就美国而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其一,应该承认,到目前为止,美国尽管初期显得有些举棋不定,但在整个应对过程中的表现总体上并无重大失误。这体现了美国外交的调适能力和丰富经验。其二,对于美国在该地区传播的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包括一直饱受诟病的“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的影响,也许需要重新评估。现在看来,美国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这一地区的人民显然是行不通的,但其长期渗透仍有潜移默化的深层影响。此外,这一事实会不会鼓励美国今后的类似冲动,也是值得观察的。其三,不宜过高估计剧变对美国的负面影响。从主

要大国相对收益角度看,美国甚至可能得大于失,因为欧洲和新兴大国在经济上受到的影响更大。已有经济学家指出,全球资金的流动可能会更多地流向美国。其四,不宜过分渲染剧变对美国战略东移的影响。虽然北非、西亚地区局势动荡未来仍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但从长远看,民主化进程会使各国的国内形势和地区形势更加稳定,甚至使反恐失去优先性。这意味着,美国有机会将更多资源转移到亚太地区。事实上,目前的乱局也并未过多地分散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关注。3月9日,国务卿希拉里在出席今年首次APEC论坛高级官员会议时明确表示,“美国下定决心,不仅要重新介入,更要引领(亚太地区的未来发展)。”

第三,就地区强国而言,人们普遍认为,伊朗和土耳其是为数不多的赢家。尤其是土耳其,它也许是北非剧变的最大受益者。因为埃及的动荡更加凸显土耳其的地区大国身份,所谓“土耳其模式”的影响也显著上升。可以预见,土耳其的大国雄心将得到鼓励和刺激,土在国际事务中将更加活跃,影响力也将进一步增强。但另一方面,一个意味深长而又被忽视的事实是,北非剧变实际上也再次彰显了埃及在该地区以及全球格局中的重要地位。这颇具讽刺意味,因为埃及战略地位和影响的相对下降恰恰在于其长期稳定的国内形势和对外政策。剧变及其未来的不确定性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这个自法老时代以来就为世界所重视的国家的战略意义。埃及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仍将与美国和欧洲保持良好的关系,但同时会坚持自主性并提高要价。

对中国来说,北非剧变的影响也是复杂而重大的。除了国际油价上扬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政治上的冲击之外,从外交角度看,也有许多值得关注和思考之处。首先,北非剧变凸显了中国作为崛起大国的国际存在以及实力和影响,也提出了在此背景下的国际参与和介入问题。中国从利比亚大规模撤侨及时而有力,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但这是否可以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介入模式?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它又如何与传统的干涉内政原则立场相协调?

我们还应该意识到,北非、西亚地区历来都既是大国争夺的重要舞台,又是让大国深陷其中难以自拔的泥沼,这里的各种关系异常复杂,而中国对该地区事务的经验相对欠缺,因此对相应的风险也要有足够的认识,特别是要防止因在利比亚撤侨问题上的出色表现和显示出的实力而助长盲目乐观情绪。这一切都是中国外交面临的新挑战。

其次,在后强人和后威权主义时代的北非、西亚,中国外交需要更多的战略支撑点。随着本·阿里和穆巴拉克的倒台,卡扎菲政权的风雨飘摇,这一地区的政治多元化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因此,我们需要学会与各种力量打交道,包括与民间力量打交道,不能把宝都押在某个政治力量或人物身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中国应该在该地区进一步加强公共外交,增进民间交流。对于这里的中国企业来说也是这样,尤其是大中型国企,往往擅长政府公关,而不重视社会关系和社会形象,一旦出现动荡,就会陷入公关危机并蒙受巨大经济损失。

再次,作为具有全球利益的新兴大国,中国应该有独立的判断标准,不应该以美国因素来界定中国的利益。从北非剧变中可以看出,中国在这里具有广泛而重大的利益,因此,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符合中国的利益,我们不能因为北非剧变会耗费美国的战略资源,分散其注意力,牵制其战略重心的东移而希望看到这种乱局。实际上,问题不在于美国是否深陷乱局,而在于中国如何维护在这里的利益,扩大参与和影响。

最后,北非剧变也反映出中国在相关地区研究方面的不足。这主要表现为:其一,大而化之,泛泛而论的一般性研究多,深入、具体的研究少;其二,地区研究多,国别研究少;其三,国际关系角度的研究多,内政视角的研究少。在众多报道和分析评论中,我们很少看到对当地反对派政治力量的背景、政治主张、代表人物的介绍和分析,也少有对后伊斯兰主义时代这类新问题的探讨。而这些才是我们分析和判断未来地区局势演变和新政府政策走向的基本依据。○